

生命随风飘荡

陈若水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210008

风铃响了。

陈若梅睁开眼。窗棂上那串玻璃风铃正在黑暗中轻轻转动，铜铃碰着玻璃片，细碎的声音像有人踮着脚尖走路。

她没起身。三年了，她学会了分辨风铃的响声——夜风穿过梧桐时是碎的，晨风是软的，而女儿在的时候，风铃响得像她跑过走廊，拖鞋啪嗒啪嗒。

阿橙挂风铃那天踩了两层板凳。若梅伸手扶，阿橙脑袋一偏躲开，说我自己来，十二岁了。板凳还在晃，她的手悬在半空，收也不是伸也不是。最后阿橙从板凳上跳下来，把风铃塞进她手里：算了，你帮我挂。

她挂了三年。

阿橙再没说过“我自己来”。

这是若梅在记忆管理局工作的第十五个年头。

这栋楼没有窗，从地面往下走四十七层。走廊两边是无数玻璃罐，罐子里存着人们生前最想留下的东西——不是记忆，记忆太沉了，只是一点声音。

有人说，我要我女儿第一次喊“爸爸”那一声。

有人说，我要我老家门口那条河，夏天傍晚，鸭子下水的扑通声。

有人说，我要我丈夫打呼噜。他走了我才知道，没那个声音我睡不着。

若梅的工作是把这些声音编号、入库。有人来取，她就调出来，让他们隔着玻璃再听一遍。

今天来的是一个老头，八十七岁，胃癌晚期。他什么记忆都不肯存，说一辈子都没过明白，死了还要背在身上，多累。若梅问那您想留点什么。

老头想了很久。

“我老伴以前每天早上在厨房剁肉馅，”他说，“那个声音。”

若梅低下头。她在备注栏里输入：厨房，案板，肉馅。

她没问是哪一年。

中午若梅去楼顶抽烟。

其实早戒了，可她忽然想再抽一支。阿橙病的那年，说，妈你嘴里有烟味，我不想亲你。她当场把半包烟揉成团，扔进医用废物桶。

可是阿橙生日那天，她又买回来了。

电子烟是同事送的，说没有焦油。她吸了一口，烟雾散开，没有烟味。

烟雾在眼前缭绕、盘旋、消散，她想起阿橙小时候。那时她抽烟回来要换衣服、刷牙、嚼两粒口香糖才敢抱女儿。阿橙还是能闻出来，小鼻子凑在她领口嗅嗅，说妈妈今天又抽烟了。

她狡辩总是说没有。阿橙不说破，爬到她腿上，把脸埋进她颈窝，闷闷地说：那妈妈你要活很久很久。

她把烟掐灭了。

手机响了。

“请问……是阿橙妈妈吗？”

那个声音很年轻，像刚抽条的柳枝，还没长出节。

“我叫周晓雨，”那个声音说，背景里有嗡嗡的低鸣，像某种机器在呼吸，“我是阿橙姐姐在月球轨道站的病友。”

若梅慢慢蹲下来。二十三层的风把她的头发吹进眼睛里，很疼。

“她走之前，把她的记忆端口权限给了我，”晓雨说，“她说如果我活下来，就在风铃响的时候连线您。”

0.3 秒的沉默穿过地月空间。

“她说您会哭。”

若梅没哭。她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没有声音。

三天后若梅搭上地月航线。

舷窗外，地球从满窗的蓝变成拳头大，变成指甲盖大。她想起阿橙六岁那年把脸贴在电视屏幕上，小鼻子压扁了，问：我们在哪里？

她指不出。

阿橙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小很小？

她说：是。

阿橙说：没关系，小也有名字。

月球轨道站第七隔离舱。

门开的时候，若梅看见一个女孩站在舱中央。她剃光的头皮上刚长出一层青茬，每一根都倔强地支棱着。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病号服，袖口挽了两道。

她看见若梅，往前走了两步，第三步停住了。

“阿姨，”她开口，每个字都像从很窄的通道里挤出来的，“我带了一样东西。”

她从背后抱出一个玻璃罐。

老式保鲜罐，盖子边磕掉一小块瓷。罐子里是层层叠叠的风铃——红的、蓝的、绿的、黄的，每一只只有指甲盖大，用半透明的记忆薄膜折成，中心悬着一枚比米粒还小的铜铃。

一千只。

“阿橙姐姐说，”晓雨把罐子捧过来，手轻轻发抖，“一只风铃是一声‘我想你’。”

若梅没接。

她看着罐子里那些风铃。红色最多，是女儿把六岁那年庙会上的糖葫芦储存起来的甜；蓝色是她夏天去海边时最爱穿的那条连衣裙，她细细听能听见涛声阵阵；黄色是每个夜病房床头灯的颜色——女儿总是等她到很晚；绿色是窗台上那盆快被若梅浇死的绿萝，藤蔓间藏着阿橙那句“等等我妈，她太忙了”。

她想起阿橙小时候。那时她每天加班，深夜回家，阿橙已经睡了。床头柜上永远放着一只纸折的东西。她问过那是什么。阿橙有时说“船”，有时说“鹤”，有时眼睛还盯着动画片，随口答“不知道”。她就把纸片收进抽屉，想着等周末，等不忙了，等她长大一点，再慢慢问。

抽屉收满了，她也没等来那个周末。

她也不知道女儿在等她，一次又一次。

“她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晓雨的声音很轻，“是没有好好跟您学做青团。”

若梅抬起头。

“她说您做的青团，咬开时冒的热气，”晓雨顿了顿，“是她闻过最好闻的风。”

若梅终于接过罐子。

玻璃壁冰凉，她的掌心滚烫。她把罐子举到舷窗前——地球悬在三十八万公里外，蓝得像一滴将落未落的泪。阳光穿过玻璃罐，一千只风铃的影子投在舱壁上，跳动着，像一千颗细小的心脏。

她想起那个春天。她站在厨房揉糯米粉，阿橙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择荠菜，择着择着把菜叶揪碎了。她回头看了一眼，没骂她。阿橙把菜末撒进馅里，说妈你知不知道青团为什么是绿的。

她说为什么。

阿橙说：因为风是绿的。

她笑起来，说你这是歪理。

阿橙说：那风是什么颜色？

她没答上来。

那天做的青团，阿橙吃了四个。

她们并排坐在舷窗边。

晓雨说，阿橙最后那周已经下不了床，但手一直在动。记忆薄膜很脆，折错一道褶就要重来。她常常折到凌晨三点，若梅在地球那头睡着的样子，是她漫长黑夜里唯一的光。

“她有时候折着折着会停住，”晓雨说，“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在想妈妈有没有好好吃饭。”

若梅没说话。她没吃。阿橙住院那两个月，她瘦了九斤。

“还有一次，”晓雨的声音越来越轻，“她折完一只风铃，忽然笑了一下。我问她笑什么。她说，妈妈以前跟我说，我是风送来的。”

若梅闭上眼睛。

阿橙三岁那年，刚学会提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她随口答：从风里吹来的。阿橙当了真，每次刮风都要跑到阳台上，伸出小胳膊，说风再吹一个弟弟来。她被逗笑了，说一个就够了。

阿橙说：一个够吗？

她没回答。

“……阿姨，她说她走以后，会把自己变成风。”晓雨的眼眶红红的。

“她说，这样风铃响的时候，就不是她在想您。”

“是您也在想她。”

若梅低下头。

罐子里的一千只风铃在低重力环境里悬浮着，缓缓旋转，像一群永不坠落的星。

回地球的航班上，若梅一直抱着罐子。

舷窗外，云海翻涌。窗棂上那串玻璃风铃突然响了一一不是颠簸引起的晃动，是另一种频率，更轻柔，更固执，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喊了很多年。

她终于允许自己相信。

阿橙在。

在每一阵从东南方来的风里。在每一片落在窗台的梧桐叶上。在每一只她折进心跳的小风铃里。

她低下头，对着罐子里那一千只沉默的小东西说：

“我吃了。”

“早饭吃了，午饭也吃了。”

“瘦的那九斤长回来了。”

“你爸爸前天上坟，带了你爱吃的草莓。”

“风铃我每天擦。”

她停了一下。

“你回来过，对不对。”

一千只风铃没有回答。

舷窗外那阵风停了，云层散开，阳光倾泻而下，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那天之后，若梅回到记忆管理局。

她还是给那些声音编号、入库。她还是听老人们讲他们想留下的东西。她还是坐在没有窗的四十七层，日复一日。

但她的工位上多了一个玻璃罐。

罐子边磕掉一小块瓷。罐子里有一千只彩色的小风铃。同事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会儿，没人问这是什么。

她知道他们知道。

很多很多年后。

地球停转那日，最后一艘移民船从木星轨道启航。舷窗边，一个年轻女孩从祖母的遗物里翻出一只老式真空保鲜罐，盖子边磕掉一小块瓷。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

她生于深空舰队，没见过梧桐落叶，没闻过青团热气，不知道东南风是什么方向。她只知道祖母临终前攥着她的手说：那罐子里的东西，你带上。

她带上了。

舷窗外是无边无际的星海，恒星风以每秒四百公里的速度掠过船身。她打开罐子，里面躺着一千只叫不出名字的小风铃，薄膜脆得像一碰就要碎了。

她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只，托在掌心。

铃声很轻，像有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喊了一声小名。

她不知道那是谁的名字。

但她忽然想哭。

舷窗上挂着一串玻璃风铃，是祖母留给她的。祖母说，这是她妈妈做的，她妈妈说她是外婆做的，外婆说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小女孩做的。

风铃轻轻转动。

没有风。

不需要风。

爱自己认得路。

她低下头，对着罐子里那一千只沉默的小东西唱起了一首祖母给她唱过的小诗：

妈妈，今天的风从东南方来。

走了三千公里，才遇见你。

我每天都放一只红色的风筝。

你能看见吗？

舷窗外，恒星风还在吹。

带着三百年无人认领的思念。

带着一千声从未抵达的“我想你”。

带着一个女孩十二岁那年，挂在窗棂上的答案。

【专家点评】

《生命随风飘荡》用细腻的文字抒写母女深情。小说中“风”与“风铃”是核心意象，将母女间跨越时空的思念串联起来，文字柔软，情感真挚克制。小说中的母亲在记忆管理局管理人间记忆，远在月球轨道站养病的女儿将记忆膜折成风铃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与渴望，直至生命终结。“风”与“风铃”的相互作用勾勒出故事里温情与遗憾的轮廓。结尾“不需要风。爱自己认得路。”是点睛之笔，将思念与爱升华为永恒的传递，回归亲情最本真的温暖。

曹文君 科幻评论人